

金秋十月栗又飄香

歐洲的秋才是北方的金秋，無論是街邊的公園還是郊野的山丘，蔥鬱的樹林從墨綠到金黃的漸變，就像混刷在畫布上的顏料一樣明亮豐富，是天地的油畫。

中國有句俗語：「八月的梨棗，九月的山楂，十月的板栗笑哈哈」，在歐洲也同樣適用。地處瑞士南部，意大利國境以北的阿斯科納（Ascona），每年十月專門設有栗子節，就為慶祝這美味食材的豐收。雖然在瑞士每個城市的街頭都會按時出現烤板栗的食物攤檔，但就算是生活在瑞士北部的人們都也不惜驅車三小時專程去栗子節湊個熱鬧。

最受民眾歡迎的一定還是最簡單的烤栗子，因為栗子拿來烤或炒最能激發其淳樸的香味。先在其外殼上用刀畫出個十字切口，烤着烤着，黃澄澄的栗子在高温中就能掙破「內衣」而暴露在切口下，閃閃發光。與此同時，大大小小的烘焙店都會做出最好吃的栗子醬、栗子撻、栗子蛋糕和栗子馬卡龍，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栗蓉綿密且潤滑，或配上濃郁牛油香的酥脆撻胚，或融入比海綿蛋糕稍硬身的蛋糕，或夾在甜膩的蛋白霜之間，都絕對是咖啡拿鐵和午後陽光的好朋友。

各家餐廳的主廚們也都拿出鬥志來比拼以栗子為主角的美食。栗子冷湯、栗子燴意大利飯、栗子牛肉與蘑菇都是此季的經典菜式。與中國餐廳常見的栗子燉雞、栗子燒肉不同，在這些佳餚中都基本見不到整顆的甚至成形的栗子，一般都會將栗子煮熟之後與其他食材和調料一起用料理機打成泥醬狀，再進行下一步烹飪。這樣做出的燴飯就能讓每一粒米都包裹着栗醬，質感扎實，口味濃郁。



▲瑞士美食栗子佐梨牛肉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賈樟柯的「家宴」

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前天落下帷幕，巴西、法國與德國合拍的《高燒》獲得羅伯托羅西里尼榮譽的最佳影片，中國影片《日光之下》獲得評審團榮譽獎，該影展其他獎項的獲獎者與片方也都獲得平均一萬美金左右的獎金。

平遙因古城而聞名海內外，今次再次成為全球焦點，是因為賈樟柯創建的這個國際電影展。賈導是目前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中國電影導演之一，他也是山西的文化名片。三年前的春天，我首次到平遙探班他的新片，就聽他聊起平遙國際電影展的藍圖。走遍全球電影展，能在家鄉創建國際電影節，將全球電影人請到家鄉相聚，無疑是賈導最欣慰的事。但在內地，辦一個電影節要經歷很多法規程序。三年前首屆電影展舉辦時已是深秋，平遙寒雨，開幕片遭遇各種壓力後，賈樟柯堅持站在電影人的立場，讓平遙國際電影展在誕生時刻就懷揣一顆滾燙的人文初心。

每年未至金秋，都會收到賈導親自發來的邀請函，去年我有事未能成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從繁華熱鬧的上海淮海路、復興路拐進來，彷彿換了世界。一棟棟小洋房前時見銅牌，標識為「歷史建築」。鐵門後，高大的廣玉蘭長到二、三樓的陽台窗口，默默見證着悠悠歲月。此番前來是為同學聚會，不想卻見識了百變上海的又一神祕去處。

思南路號稱「上海最文藝的一條小馬路」，從南到北全長不過一點四公里，卻保存了二十多座「原生態」花園洋房。一九一四年法租界擴建，傾力打造「小巴黎」，為紀念法國音樂家Massener將此路命名為馬斯南路。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形態各異卻風格統一的小洋樓在枝繁葉茂的法國梧桐掩映下歷久彌新，從外觀看像剛造好的一樣。

思南路七十三號舊稱「周公館」，是一九四六年國共談判時周恩來、董必武等帶領工作人員暫住的駐滬辦事處。它是與眾不同的西班牙風格建築，加上地下室共四層，而不是通常的二、三層小樓。一樓原有周恩來的辦公室、臥室和飯廳，會客室常被用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周恩來也曾在這裏接見社會賢達，並為朱德六旬誕辰辦過壽宴。落地窗外是一方草坪，種着雪松、玉蘭等高大喬木。

二樓是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寢室。三樓的閣樓是集體宿舍，接待各地來滬的共產黨幹部。男、女分開，女士住小房間，男士就在外面打地鋪。董必武夫婦的臥室也在這一層，因為他將二樓住宿條件更好的房間讓給工作人員住了。周公館的傢具、陳設簡單，書報、打字機、地圖倒齊全。旁邊有說明：當時國民黨特務每天在馬路對面的樓裏窺探周公館，這裏也有人放哨，觀察對方動向。

夏末的陽光依然強烈。綠樹成蔭，在微風中颯颯作響。往事如煙，眼前一切卻那麼靜謐安好。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愛國

愛國這個價值觀本來是正能量滿滿的；任何人发自内心的愛國，應該是一種不可被剝奪的人權。但我為什麼還會在下筆之際，心情忐忑呢？

這種價值觀在西方是備受肯定的。西方人一般都會認為愛國主義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但即使你「不太愛國」也不要緊，只要你沒有做過任何叛國或推動內亂的非法行為即可。也由此可見西方對愛國與否的底線，一般定在有沒有干犯叛國罪（美國把內亂納入此罪）這一條法律上。

內地相關的情況卻有些差異。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些所謂的學者、公共知識

分子、詩人、作家、名流、網紅等等一波接一波地，把愛國者污名化。他們打着西方的一些概念和口號，迷惑着一些心智未成熟的年輕人，大夥兒一起抱團熱烈地崇洋媚外。這種趨勢早在幾年前已發展成為一股潮流。當你在社交時被人稱為愛國者，先別高興得太快，必須先琢磨清楚語境，因為當今這種形容未必就是一種肯定，更有可能是譏諷、調侃或一種負面的標籤呢。曾幾何時，歷史教科書上的民族英雄岳飛，被人批判成妨礙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罪人，而遺臭未及千年的漢奸秦檜卻有人為之平反。這種現

候選人的困惑

這兩天是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的日子，花落誰家？尚有可期。但因為香港連月以來的暴力事件，文化藝術氛圍也深受影響。日前，部分候選人就被人質疑，因為自己是所謂藍色陣營，會不會在成功當選後有「政治審查」的關卡？以及個別媒體平台發起問答，詢問他們對敏感事件持何觀點？

此種假設，令人困惑之餘，也是貽笑大方了。殊不知，就算候選人的答案再合某些人的心意，但能不能以香港藝術發展局作為平台，從而幫助到本地更多的藝術工作者，這才是一切的重中之重，是最值得公眾擦亮眼睛看清楚的地方，一味糾結候選人的政治問答題答案，未免本末倒置，喧賓奪主了。

提及擔綱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的貢獻，

就不得不說到在香港藝術發展局出任委員長達二十年的導演費穆之女、已故香港歌唱家費明儀，她生前曾將全部熱情都用在推動本地藝術的發展，人生的最後歲月，依然堅持去香港藝術發展局開會，為各項計劃及未來發展方向提供建議。

費明儀生前曾表示，之所以一直堅持留在香港藝術發展局，因為這個地方可以改善有需要改善之處。不僅如此，她在撥款資助方面，信守原則，資助已有相關造詣並以藝術為職業之人。

想來，香港藝術發展局各界別一眾成功當選者，也應見賢思齊，如同費女士一般着眼有待提升之處，考慮如何為本地培養人才，開拓藝術空間，扶持有困難但不乏能力的藝術家，以一顆服務社會之心，大公無私地

象正常嗎？當然不，我們都很無奈，但可以做些什麼呢？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除了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外，還有部分的反愛國主義者在引此為榮呢。不過，說到底這些行為還沒有直接犯法。

但若以近日香港暴動為例，則參與者或已觸犯了中國刑法中第102條起的一系列罪名，包括了叛國和內亂。而亂港分子說的「沒大台、沒組織和沒外國勢力」等等，其實是為了逃避國家的刑責罷了。

微言錄

華鳴

逢周一見報

創造藝術發展環境，不要總是喊打喊殺地宣稱「白色恐怖」。

正如其中一位候選人所言，文學創作反映社會現實及人類美好情感的載體。它涵蓋政治，但又不應以政治為導向。它是美麗的，且充滿包容性的。

藝術機構不該淪為某些人的利用工具，選舉後的成功當選者，也要發揮積極正面的引導作用，令一切回歸最本質的層面。如此，這個社會才會有愛與希望，才不至於有那些黑灰暴徒，以所謂「自由」為口號，發動一起又一起破壞市民安定生活的暴虐之事。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彼得·漢克獲諾貝爾獎

四位演員在劇場以自我表述的方式，直接面向觀眾而解構藝術與人生的關係。該劇其後於各地不同的實驗劇場屢被搬演，成為新一代導演的試煉佳作。

再至二〇〇〇年，香港的「無人地帶」劇團於落成不久的葵青劇院，演出漢克的另一劇作《我們互不相識的一小時》。

漢克的劇本拋掉了語言的羈絆，純以舞台指示寫出超過一百個角色在廣場上的行動。為什麼劇作者要摒棄語言，並把角色呼來揮去，消弭了一切可供觀眾產生更深入認同感覺的元素？與其說《我》劇展現的是一個廣場，不如說這是地球某個角落的縮影。漢克於演出上半部分，把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放於台上，讓觀眾對一些自己平時經常遇到，但卻沒有加以留意的人物，來一次重新審

視。直到演出下半部分，廣場的空間崩塌下來，各互不相識的人於此時經歷同生共死的一刻，但災難過後卻又一切回歸平淡，仍然過着互不相識的平凡生活。透過一個超越現實的空間，劇作者想讓觀眾從另一角度了解人生。

漢克的劇本都別出心裁，將語言摒除在規範以外，致力讓讀者及觀眾自行創建想像世界。

文藝中年

輕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小時候看書之弊

小時候在江蘇一古鎮生活，那年代無報紙無電台無影院，唯一文化生活是看書。幸好父親藏書不少，從十歲起我就囫圇吞棗的看他的書，首選當然是小說。《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鏡花緣》都在那年代看了。不大感興趣的《儒林外史》、《紅樓夢》、《老殘遊記》也勉強看了。用文言寫的《聊齋》也因為有狐鬼故事硬啃。

這樣的閱讀對我的中文程度當然有裨益，從中學一年級起便蒙中文老師青眼，最後還走上寫作路。

看一些作家小傳，發現不少人跟我少年時相同，就是很早看完了那些古典名著。

後來才發覺這段經歷固然有益處，卻也有弊處。那就是把少年時為解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富豪年輕化

英國人胡潤二十年前搞了個《胡潤百富》國際媒體平台，主旨為中國富豪排名，上榜者擁有財富的數字屢遭質疑，不過依筆者觀點，再準確的數字也存在誤差，身家幾十億乃至幾百億上十億者都可稱作富豪。

《胡潤百富》十天前剛發布了最新排名榜，其中全球十大年輕富豪一欄，中國佔四席首次超越美國，此消息格外令人關注。四位中國年輕富豪皆從事與科技和數字經濟相關產業，分別是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好未來教育集團創始人張邦鑫、比特大陸創始人詹克團、大疆創新創始人汪滔。四人中除詹克團大一歲，另三人同為八零年出生，年僅三十九歲，富豪年輕化已成趨勢！《胡潤百富

》最新排名中更有兩位九零後上榜，分別是用戶運營服務平台兌吧陳曉亮，二十八歲，礦機巨頭比特大陸股東葛越晨，二十七歲，這些年輕富豪無一不是白手起家，以創新科技「點石成金」。

中國重視科技投入，這是有志青年迅速崛起的客觀條件，主觀上，年輕人敢想敢幹的膽魄也很重要，以汪滔為例，幾年前聽他說「這個社會太愚蠢，包括很多名人，只佩服任正非……」心想這小子真狂妄，連爹娘也看不起吧？如今他成功了，仍在說着「這個世界很笨」，怎麼聽着似不那麼反感了？

紅塵記事

慕秋

wus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和你在一起

去年，在香港浸會大學的一節文學課上，老師布置了一個題目：「文學和愛情」。班級裏的九零後們反應不一：有人說這題目太大了，況且，「文學」和「愛情」在如今是最不靠譜的兩樣東西；有人抱怨這題目太老氣橫秋，「都什麼年代了，愛情哪裏還需要和文學掛鉤，有這工夫，還不如研究一下AI。」

那門課我只是旁聽，多少有些置身事外。然而，一個星期後，同學超的作

從來不買花的他還到哥倫比亞花市買了一束漂亮的鮮花。到底他要去哪裏、見誰、幹什麼？謎底在最後三幅畫中揭曉：在他們第一次遇見彼此的格林威治的山坡上，喬治坐在一張長椅上。長椅上的紀念牌寫着：「追憶我深愛的妻子瑪麗，她最喜歡這裏的風景」。超的作業自是極好的，從文字、繪畫、選材等各角度做了分析，很有見地。然而，我更欽佩的是，他在課堂上說的一句話：「愛情，就是和你在一起，不論生，不論死。這話，同樣適用於我們對文學的愛。」的確，這個年代，我們對文學究竟有多少真愛？它是賺錢的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